

天籟詩禪

八指头陀韵事

◎◎一次佛教的人生之旅
◎一位高僧的传奇人生



伍国庆 著
岳麓书社

天籟詩禪

八指頭陀韻事

◎ 一次佛教的人生之旅
◎ 一位高僧的傳奇人生

伍國慶 著
岳麓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籁诗禅:八指头陀韵事/伍国庆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09

ISBN 978 - 7 - 80761 - 126 - 4

I. 天... II. 伍...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3556 号

天籁诗禅——八指头陀韵事

作 者:伍国庆

责任编辑:杨云辉

责任校对:刘海英

封面设计:宋归湘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 × 1240 1/32

印张:9.75

字数:250 千字

ISBN 978 - 7 - 80761 - 126 - 4/I · 860

定价:20.00 元

承印:湖南航天长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4129

目 录

一	木叶坳	(001)
二	拜观音求子	(002)
三	接生婆临门	(004)
四	周云帆茶馆谈时局	(006)
五	梦兰而生	(009)
六	福馥童年片羽	(013)
七	慈母走了	(015)
八	死别生离	(017)
九	拜周云帆为师	(019)
十	攻读《论语》	(020)
十一	家严又驾鹤归西	(022)
十二	“少孤为客早”	(024)
十三	周云帆爱才惜孤	(026)
十四	“这餐糊饭吃得不冤”	(028)
十五	晴天霹雳	(030)
十六	周嫂视同己出	(032)
十七	睹桃而悟	(034)
十八	法华寺出家	(035)
十九	冒雪谒衡岳	(038)
二〇	默公传道	(041)
二一	岐山仁瑞寺充苦行僧	(043)
二二	诗、禅之争	(045)
二三	岳阳楼敬安得句	(047)
二四	“诗乃禅理的最佳载体”	(049)

天籁诗禅

目 录

二五	参悟干矢橛禅	(052)
二六	郭菊荪茶园说诗	(054)
二七	南岳行	(057)
二八	唐诗引路	(059)
二九	祝融观日	(061)
三〇	满载而归	(063)
三一	《祝发示弟》诗喷射而出	(065)
三二	麓山寺访笠云长老	(067)
三三	续成“洞庭波送一僧来”	(070)
三四	“他年同看鹤飞来”	(072)
三五	大小两寄禅	(073)
三六	拜别本师东林和尚	(077)
三七	泣别舅氏	(078)
三八	黄鹤楼抒怀	(080)
三九	亲历枫桥夜泊	(081)
四〇	病中精一来访	(082)
四一	“我要吟成佛”	(083)
四二	吊精一上人	(084)
四三	咏梅诗广为传诵	(085)
四四	融入“四明诗社”	(087)
四五	“花下一壶酒”	(089)
四六	悼梅坡上人	(091)
四七	燃指供佛	(092)
四八	两位思乡客	(095)
四九	与秋林老宿唱和	(096)
五〇	致开慧禅伯书简	(097)
五一	诗赠孝子黄子贲	(099)
五二	红叶诗风波	(100)

天籟诗禅

目
录

五三	普陀吟	(102)
五四	嚼梅情结	(104)
五五	八指头陀自叙	(105)
五六	“梦魂犹自在潇湘”	(107)
五七	开慧禅伯为《嚼梅吟》壮行	(108)
五八	“他的诗带云霞色，无烟火气”	(109)
五九	留连雪窦	(111)
六〇	巧遇王湘绮	(114)
六一	王祭酒不信有此奇僧	(116)
六二	曹娥江怀古	(118)
六三	故人零落	(119)
六四	“飘然鹤发久忘机”	(120)
六五	哭徐酩仙	(122)
六六	“陨涕望长沙”	(123)
六七	欲往前方抗敌	(125)
六八	回湘之旅	(126)
六九	师事王湘绮	(128)
七〇	王祭酒认罚一桌酒菜	(130)
七一	木叶坳重逢陈梅根	(132)
七二	上林寺诗人盛会	(136)
七三	夜话王门三怪	(139)
七四	碧浪湖诗踪	(141)
七五	会见心仪已久的白香翁	(143)
七六	湖湘诗坛双璧	(146)
七七	加入碧湖诗社	(149)
七八	展期的重阳诗会	(151)
七九	南京晤子成弟	(154)
八〇	赤松之约	(155)

天籁诗禅

目
录

004

八一	湘绮劝其勿涉诉讼	(156)
八二	衡岳追梦	(159)
八三	重修比丘十戒	(161)
八四	磨镜重良箴	(163)
八五	湘绮为敬安诗集作序	(165)
八六	“忽得秦中一纸书”	(167)
八七	“朝闻尚可遂，夕死复何悲”	(169)
八八	九疑之胜，湘绮占尽先机	(170)
八九	风雪夜归人	(172)
九〇	山行遇野道人有感	(173)
九一	伯严称《山行》非凡品	(175)
九二	喜得重序	(176)
九三	名刹争延敬安师	(178)
九四	入住大罗汉寺	(180)
九五	与邓白香联袂赴白下诗会	(181)
九六	“月明吹笛吊湘灵”	(183)
九七	松散的神仙会	(186)
九八	天童追影	(189)
九九	大罗汉寺接启法会上的法语	(190)
一〇〇	广结善缘	(191)
一〇一	麓山寺修法华三昧	(193)
一〇二	岐山坐禅二十七日	(193)
一〇三	敬安兴寺，湘绮陪着忙	(198)
一〇四	“迦叶、阿难，都被打过”	(199)
一〇五	又捅上封寺这个马蜂窝	(202)
一〇六	结缘吴大澂	(203)
一〇七	王祭酒戏赠八指头陀诗	(205)
一〇八	推敲之说的再推敲	(207)

一〇九	“这小日本也太不讲理了”	(208)
一一〇	邓白香噩耗传来	(211)
一一一	祈雨	(212)
一一二	甲午吴大澂败绩之憾	(214)
一一三	与了上人弟子来访	(215)
一一四	入住密印寺	(216)
一一五	与龙阳易氏父子订交	(217)
一一六	三影和尚	(220)
一一七	密印寺结夏	(221)
一一八	茶洞、磨刀涧探幽	(223)
一一九	芙蓉山里说哭庵	(225)
一二〇	“敬安诗中可谓有鬼了”	(227)
一二一	《咏白梅》堪称界碑之作	(228)
一二二	梅的因缘	(230)
一二三	叶德辉为敬安编续集并序之	(232)
一二四	陈师曾赠《桐院感旧图》	(233)
一二五	为本师续成诗歌二首	(234)
一二六	访牛庄之役受伤者	(236)
一二七	叶吏部为他的白梅诗拍案叫绝	(237)
一二八	又添新绰号：白梅和尚	(238)
一二九	王门三匠一头陀	(240)
一三〇	入住上林寺示众诗	(241)
一三一	程颂万推“人间春似海”为群诗之冠	(242)
一三二	“抚膺家国逼灯前”	(245)
一三三	天童之请	(246)
一三四	追思周孺人	(247)
一三五	泉石云霞作点心	(248)
一三六	“你的白梅诗已令洛阳纸贵”	(249)

天籟诗禅

目
录

006

一三七	郑文焯称敬安“为梅花别开一径”	(251)
一三八	“咏梅得此观止矣”	(252)
一三九	甲辰诗草	(253)
一四〇	筹办僧学	(256)
一四一	陈诗为刻《白梅诗卷》	(257)
一四二	秃禅殉道	(259)
一四三	“秃黎狡诈”风波	(260)
一四四	开讲《禅林宝训》	(261)
一四五	海上重逢宝觉居士	(263)
一四六	题咏《黔南探矿图》	(265)
一四七	哭子成	(267)
一四八	哀江北水灾	(269)
一四九	鹤谏	(270)
一五〇	听枯木长老弹琴	(271)
一五一	为赵仲青自选诗集作序	(273)
一五二	哀松风长老	(274)
一五三	逸悟为《吴中游草》题咏	(274)
一五四	访黄自元编修	(276)
一五五	戏赠叶焕彬	(278)
一五六	顺鼎、敬安普陀斗诗成平局	(279)
一五七	出任四明僧教育会会长	(281)
一五八	晚年犹学孟东野	(281)
一五九	伯严评《梦洞庭》为不朽	(283)
一六〇	寿藏定于玲珑岩	(284)
一六一	“传心一明月，埋骨万梅花”	(286)
一六二	喜陈师曾学成归国	(287)
一六三	“似洒天人泪，如伤佛祖心”	(289)
一六四	六十大寿	(290)

一六五	与白道人笑谈天下兴亡事	(291)
一六六	致宝觉居士书竟成遗书	(292)
一六七	法源寺闻乌鸣有感	(293)
一六八	“和尚的禅带去没有?”	(294)
一六九	杜关无礼	(295)
一七〇	圆寂法源寺	(296)
一七一	以花为因缘，以花为庄严	(297)
	主要参考书目	(298)
	后记	(299)

一 木叶坳

木叶坳是个秀美的小山村。

到过这里的人赞道：简直是一幅山水画。

那村子三面被山拥抱着。开阔处是一片稻田，与山坳外的世界连通。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河流淌其中，像是那山的腰带，从仙境飘落到人间。当晨曦来临，微风吹拂的时光，山林波光粼粼，像绿色的海浪，雨天，山濛濛的或隐或现，云缠雾绕。

山坳的人敬畏着山，又依偎着山。文人墨客总说山色宜人，可山坳里的人明白：山有灵性，有时翠绿，有时灰黄；有时平静，有时震怒。山有人性，有时用斑斓的色彩向你炫耀，有时又用动听的声响与你对话。那深邃神秘的窸窣声，是树叶在婆娑起舞，而那铿锵激越的音响，则是山泉在乱石中穿行。

如果不是世事纷扰，木叶坳也可算是世外桃源了，千百年来，那里的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过着俭朴平常的日子，不为世人所知。到了清朝末年，因为出了一位诗僧，才吸引了人们的眼球。

且说木叶坳的村头，住着一户人家，一家四口，务农为生。男主人名叫黄宣杏，身材魁梧，面容黝黑，是一位心地善良、老实本分的农夫。他的古道热肠，在山坳里是有名的，已是五十岁了。女主人叫黄胡氏，她开朗贤惠，信奉佛祖，乐于助人，也远近闻名，约莫四十五六岁。常年吃观音斋，从不间断。他俩有两个女儿。大姑娘十六了，活泼好动，手脚麻利，一如其母。已是黄胡氏持家的一个帮手，烧茶煮饭，喂猪养鸡，屋里屋外，忙个不停。每隔十日，还要进山弄一担干柴回家。二姑娘不善言辞，但做事沉稳。这一家子，粗茶淡饭，日子还过得去。要说他们心里有什么疙瘩，那就是缺一男丁，为他们分劳。

这时正是清朝咸丰元年春节，黄胡氏又怀上一胎，全家都欢欢喜喜

喜，希冀着一个男丁的诞生。黄宣杏早就交代大姑娘、二姑娘，凡事少让她妈动手，保胎要紧。

日子一晃又是农历二月中旬了，黄胡氏打点着一件事：农历二月十九日，是观音菩萨的诞日，她得去参拜一次。按当地习俗，拜观音求子，若送上一个长幡，求子必得。红布早已买了，黄边也已镶就。只是她没读过书，长幡上该写些什么，心里一抹黑。好在她家一箭之地的山窝里，有一幢郭氏家祠，里面办了一家私塾，专收山坳里的童子上学。私塾先生已换了几次，如今的塾师姓周名云帆，五十开外，面容瘦削，两眼有神，蓄着八字须。周先生虽然满腹经纶，但却屡试不第，只好以教馆为生，至今仍是孤身一人。黄胡氏是菩萨心肠，十分同情，常叫二姑娘不几日便去郭氏家祠，将周先生的衣物取来浣洗，分文不取。这次，黄胡氏心想：长幡上写什么，非周先生莫属了。周先生感黄家盛情，正无以为报，听说要写长幡，一口应承下来，规规矩矩，在上面写了“慈航普度”四个大字，又为黄胡氏落了款。黄胡氏一再称谢。

孝敬观音的一应物事很快办就，用一只竹篮子装好。二月十八日那天，黄胡氏对二姑娘道：“你到村尾李家去一趟，约他家周妈妈明日一起去法华寺拜观音。”二姑娘只点了一下头，飞脚走了。

二 拜观音求子

看官，这木叶坳属湖南湘潭县石潭地界，而法华寺却在湘阴县，为何要去法华寺呢？原来湘潭、湘阴两县毗邻，由木叶坳去法华寺，路程也不远。再者，法华寺是这一带有名气的寺庙，香火鼎盛。近处几座小庙，岂可与之相比。

农历二月十九日，天刚蒙蒙亮，田垄里的雾气还未散去，黄宣杏是个勤快人，他早已起床，到牛棚里牵出一头水牯，扛着犁，披着蓑衣，戴着斗笠，准备出门。

黄胡氏也已起身，对宣杏道：“我今日和周嫂去拜佛，要晚点回

家。饭菜，二姑娘会给你送到田垄上。”

黄宣杏嗯了一声，说：“路上多憩几气，别累着身子。”

黄胡氏答了一句：“知道。”

宣杏走后，她又交代大姑娘记得喂食。

大姑娘道：“你一心去拜佛，家里有我。”

黄胡氏又催二姑娘去取周先生的脏衣服，叮嘱她多漂几次水。

这时天已大亮，周嫂提着一篮香烛，一头闯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一个四五岁的男孩，长得又高又瘦，像只猴。

黄胡氏笑道：“春圃伢子，你也去呀？”

李春圃是周嫂的儿子，他大大方方回话道：“我娘说，我娘俩一起去为胡姨求一个胖娃娃，更灵验些！”

黄胡氏笑得合不拢嘴，指着春圃道：“你家儿子嘴真甜！”

周嫂的老伴老李，与宣杏相交甚笃，不幸已过世几年了，母子相依为命。孤儿寡母，缺少劳力，每年春插秋收，都是宣杏邀约同村相好的，帮她家渡过难关。加上周嫂也信佛，这样村头、村尾的两家，便结成了亲姊妹。

临出门，周嫂到厨房水缸里舀了一瓢凉水，咕噜一口喝了，对黄胡氏道：“路上没有水喝，你不喝一瓢？”

黄胡氏道：“不喝了，上路吧！”

太阳血红血红的，把山坳照得如同金色世界。他们一行三人有说有笑地上路了。

法华寺在群山环抱中，古老而又肃穆。各色士男信女，都因追寻佛缘在此相聚。香烟袅袅，木磬声声。菩萨殿前，跪着来自四面八方的香客。而观音的莲花座下，更是人头攒动。蒲团上，都是长跪不起、苦苦祈求的信徒。

黄胡氏和周嫂好不容易，才得入跪。一老和尚接过黄胡氏的长幡，插在观音座前。又在三人头上洒了甘露，口中念念有词。黄胡氏匍匐在蒲团上，心中默念：大慈大悲的观音大士啊！今是您的诞日，我特前来祝叩。我是一农家妇，不能为您重塑金身，谨献长幡一面，

以颂佛恩，别无所求，只求赐一男丁，延我黄氏一脉。民女叩谢了。

周嫂和春圃，也为黄胡氏求子。诸事停当，在寺里进了斋饭，取了神茶，原路返回。穿过山谷，入了湘潭地界，遂在路边一凉亭歇脚。时已太阳西下，微风吹拂，倒也惬意。

黄胡氏望着有些疲惫的周嫂母子，抱歉地说：“都怪我，把你俩累成这样。”

周嫂道：“怎么这么说！你家宣杏帮我家还少吗？”

春圃也插话道：“我娘天天念叨，黄叔叔是我家恩人呢！”

黄胡氏笑道：“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呀。”

周嫂不以为然，说道：“你说小事，才不呢！插田、扮禾，关系一年生计，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吗？”

黄胡氏说：“宣杏和老李，是拜了兄弟的，这三天、两天的帮着点，不必太在意。”

周嫂不依，道：“要真是三天、两天，也就罢了。宣杏他是三天、两天吗？他是长年累月地帮啊！”

黄胡氏正待再说，周嫂将手一摆，说：“大妹子，你不要说了，这份情我是永远记着的。今日陪你来求子，我心里有多舒坦！等你把儿子生下来，我还要为你的宝贝儿子操心呢！我们两家，一个村头，一个村尾，能有今日，这是佛缘啊！”

谈了一会，时候不早，三人才急急往木叶坳走去。

三 接生婆临门

农事的春秋，由春耕的忙碌，夏日的抢收，到秋天的藏获，木叶坳的农夫们，才迎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时候。

黄胡氏的肚子也一天天大起来，眼看快临盆了。因此，该黄宣杏闲着的日子，他也没闲着，反而更忙。忙什么？还不是准备黄胡氏坐月子的事物。看似简单，其实复杂。

其一，眼看腊月将至，他带着大姑娘每日进山打柴，忙了一阵

子，才将过冬的干柴打点充足。

其二，接生一切物事，大到娃娃的衣裤鞋袜，小到月婆子的需求，一样不能少，连红糖也备了两斤。

其三，刚从岳阳赶来的舅氏、黄胡氏的亲弟胡二哥，他的起居、饮食，都得周全。

其四，也是最迫在眉睫的，是物色能干的接生婆，不知跑了几多路，终于敲定了。

万事俱备，宣杏才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腊月初三这天，从山坳外请来的接生婆终于上门来了。她叫秀姑，四十开外，灵秀而朴质，一看便对她一百二十个放心。

秀姑很务实，一来便与黄胡氏二人关在房里，嘀咕了一老阵。一会出来，对宣杏道：“来得正是时候，不是今日，必是明日。”

这一宣布不打紧，全家来了个总动员。

大姑娘赶紧烧了一锅水。

二姑娘生了一盆木炭火。

秀姑里里外外忙着。

只有宣杏，此时反插不上手，呆坐在那里。黄胡氏心疼他，对他道：“吃了夜饭，你泡泡脚，早点歇着，说不定晚上又有什么事呢！”

宣杏遵命，打了一桶热水，坐在堂屋里泡脚，一边想着心事：是男是女，就在眼前了。

这时，门外有人喊道：“宣杏在家吗？”

黄胡氏一听便知是塾师周先生的声音，忙叫二姑娘去开门。

周云帆先生一进门，便对宣杏道：“我请你去镇上喝茶，方便吗？”

宣杏把脚擦干，一边穿鞋，一边抱歉地说：“不好意思，内人要临盆了……”正要往下说，周先生会意，连忙说：“喜事！喜事！那我就不打扰了！”

黄胡氏耳尖，一听不对，心想：这不拂了周先生一片盛情吗？因在房里喊道：“周先生留步！我这里不碍事！”又对宣杏喊话道：“难

得周先生看得起，你就陪周先生走一趟吧！”

宣杏不敢执犟，对坐在身边的舅氏说：“家里的事，就拜托你了！”

周先生问：“这位怎么称呼？”

宣杏道：“刚从岳阳赶来的舅氏，他叫胡二哥！”

周先生拱了拱手，道：“舅氏何不一起去喝茶？”

胡二哥也想走动走动，回道：“那就有扰了。”

三人正动身，黄胡氏又叫宣杏点上火把。

周先生说：“不用了，我带着灯笼！”

四 周云帆茶馆谈时局

他们要去喝茶的处所，叫莲城茶馆。湘潭盛产湘莲，故称莲城。不过，这个自称莲城茶馆的店铺，并不在县城，而是在石潭镇街上，木叶坳至镇上，约莫三里。这是镇上唯一一家茶舍，怕莫也有百十年历史了。别小看石潭这个地方，还真是名人辈出的风水宝地。而这一片茶馆，也见证着晚清的风风雨雨。

茶馆坐落在十字街东侧，为两层木结构的瓦屋，已很陈旧。那上楼的木梯子，踏上去还吱吱响呢。因为约定俗成的关系，楼座与底座有些差别。楼座茶客大抵是有些身份的人，陈设也略古雅些，墙上还挂著名人字画，底座相比之下，简陋一些，不过一二十张条桌，桌的两边密密麻麻摆着些木板凳。这里的茶客，大都是贩夫走卒、过往行人、泥脚杆子。楼上楼下，闲聊的话题也不尽相同。楼上谈的，大都是时事要闻、奇人异事、商贸官司等等。而楼下谈的，大抵是天气收成、婚丧之事。供应方面，上下亦有别。楼上茶叶品类多些，什么古丈毛尖、乌龙之属。茶之外，尚有脑髓卷、小笼包等。而楼下一般只供本地园茶，茶点也限于包子、五香豆之类。

周先生一行到达时，茶馆里已上了煤油灯，照得雪亮。茶博士的呼应声、划拳的吼声，声声入耳。进到里面，热烘烘的，原来烧了炭

火，这一点，楼上楼下同等待遇。周先生请二位登楼。黄宣杏虽是泥脚杆子，倒也有些见识，他记得别人说过，这楼上楼下的消费，是有差别的。因对周先生说：“楼上坐的，都是本地一些头面人物，我等平头百姓，上去有所不便。周先生上去不妨，我俩只在楼下喝杯热茶就可以了。再说，我和舅氏还有些话要说，就不上去了！”周先生再三恳请，二人坚辞，只得让步说：“那我上去了！喝完茶，还是一起回木叶坳。”宣杏道：“这个自然，灯笼我看管好了。”

宣杏所说一点不错，楼上坐的大都是地方上管事或地方上称角色的人物，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小镇上，他们就是土皇帝，都有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功夫。在这个圈子里，周先生也只能忝居末位。只是他肚子里墨水之多，无疑位居诸公之榜首，因此才有此殊荣。他一出现，在座诸公不得不欠欠身子，问一声：“周先生怎么才来？”周先生也拱手相告：“从木叶坳来，稍远点！”

一个叫金爷的，人高马大，镶着金牙，穿一件藏青袍子，上套黑马褂，怀中的表，露出一条金灿灿的表链，也不知他官居何职，但从他那做派看，定是石潭镇拔尖的人物。他问周先生：“放寒假了吧？”

周先生坐在墙角桌边，恭敬地回道：“放了！”

另一个叫马二爷的光头（曾在衙门混过些日子），也有模有样地跻身“上流”，问周先生道：“私塾里授些什么课程？”

周先生掰着手指道：“《论语》、《孟子》、唐诗、宋词。”

坐在金爷旁边的土佬何乡绅，又矮又胖，此刻不仅皮袍子上身，还坐在炭盆边烤着火。他突然一改话题，问金爷道：“我说金爷，这农税才征完，怎么又征兵税呀？”

金爷淡淡地回道：“奉了钧旨，谁抗得住。”

一槟榔店小老板叹了一口气说：“可苦了我们这些小本经营户。”

金爷冷笑道：“你这就叫苦，那广西人怎么过日子？要不，请周先生谈谈时局，开开眼界。”

周云帆见话题惹上身了，谦让着说：“金爷心里通明透亮，还是请金爷训示！”

金爷乐滋滋的，但苦于对时政不甚了了，只得说：“我说的他们